

# 教育对美国成人移民社会结构的影响研究

孙立新

(宁波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宁波 315016)

**摘要:**教育在优化成人移民社会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通过对美国成人移民在教育和生活等方面分析,深入探讨教育对美国成人移民经济生活、政治参与度、身份认同的影响和具体表现,以期为教育推动美国成人移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教育;美国成人移民;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71(2013)03-0091-06

收稿日期:2013-08-01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课题“社会阶层流动中成人教育作用的路径与机制研究”(编号:11YJC88009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孙立新(1980-),女,山东青岛人,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和比较教育。

教育在当今社会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帮助美国成人移民融入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研究发现,教育对成人移民的影响程度因移民种族、来源国、所受教育的区域而不同,换句话说,受教育程度高的成人移民其社会地位未必会高。通过教育对美国成人移民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分析,我们可以窥探美国移民生活的百态,并能够更加客观地了解、分析美国教育和社会的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为深入思考成人教育对美国移民的重要性等相关问题提供重要的视角。

## 一、教育对成人移民经济生活的影响

教育水平的高低确实对移民从事的工作类型、收入水平及由此所决定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见图1)。虽然同等教育水平的不同移民之间工资收入差异较大,但是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各族裔的收入水平呈现阶梯性提高的趋势,对本科及以上学历层次的移民来说尤为如此。当然,教育对移民经济生活的改善也并非尽如人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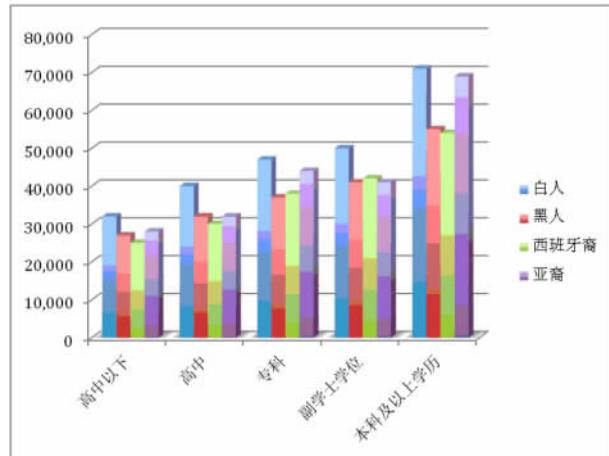


图1 25岁及以上全日制、全年的平均收入:根据教育水平和族裔分布(2007年,单位为美元)<sup>[1]</sup>

(丁)扁变焱肠靶攷亾凶柄焱迷澆珠住

据拉隆德(Lalonde)和托普莱(Tople)的研究,美国的教育回报率逐渐降低,这会对移民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具有消极影响。<sup>[2]</sup>

从1970年至1990年,美国本地人教育回报率从0.079升至0.103,移民群体如墨西哥裔移民的教育回报率呈下降趋势,而在国外接受教育的群体的回报率更低,从0.038降至0.022。<sup>[3]</sup>维恩伯格

(Weinberger)研究发现,具有同等大学学历的白人和拉美裔男性的平均收入水平比非裔、亚裔和白人女性高出 10%—15%。此外,这种收入差别尤其表现在专业和非专业性职业方面,例如唐(Tang)在 1993 年发现,非裔和亚裔的工资水平持续远低于白人,这种趋势导致非裔雇工人数的持续降低。<sup>[4]</sup>

即使同样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各移民群体之间的教育回报率也有很大差异。1990 年,墨西哥裔的教育回报率是最低的,只有 5.3%,而其他移民的比例超过 8%;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亚洲移民的教育回报率甚至达到 13.1%;<sup>[5]</sup>而且拥有美国学位的欧洲移民更容易被雇主所接受;拥有美国学位的亚裔和非裔移民比本地生的大学毕业生更容易获得高技能工作。但是,拉美裔则不同,虽然从事低技能工作的数量逐步减少,但数量仍高于本地生美国人从事相同领域的人数。由此可见,即使具备同等的教育水平,种族因素依然会对个人从事工作的类型和收入产生重要影响。

#### (三) 拦路虎图穷尾肥殊毕竟事伙劫炮主昏眩

麦克斯维尔(Maxwell)在衡量教育和收入关系时,认为教育质量比教育数量更为重要,所受教育区域对收入高低也有直接影响,如果移民在国外而非美国学校内获得学位,其知识、能力常被认为低于后者。

除此之外,同在国外接受教育,但各移民群体间的教育回报率仍有很大差异。据研究,在所有拥有国外大学学位、在美国居住时间超过 11 年的移民中,欧洲人从事低技能工作的数量最少;相反,对非欧洲移民的拉美裔移民来说,拥有外国学位对其获得高技能工作的帮助并不明显。据统计,超过 130 万具有大学学历的移民处于失业状态,或从事低技能工作。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对英语掌握的熟练程度不同,而是由于种族歧视以及美国的一些雇佣单位对外国学位不认可造成的。<sup>[6]</sup>从全国范围内看,43.5% 新来的受外国教育的拉美裔和 32.9% 的非裔从事的是无技术含量的工作。<sup>[7]</sup>由于欧洲移民比其他种族移民“白人化”的可能性更高,他们更容易获得与白人相同的优势。这种研究结果表明,非白人移民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正

在遭受歧视,歧视限制了他们向高层次工作流动的机会和空间。事实上,许多美国雇主并不重视那些在拉美国家和加勒比地区获得教育的移民,后者的教育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回报率是最低的,他们在美国接受 6 个月教育的回报率高于他们在本国受 1 年的教育,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亚裔移民身上。<sup>[8]</sup>

从工资收入看,少数族裔中拥有外国学历的新移民低于本地美国人及移民较久的少数族裔。不受教育区域的限制,欧洲移民的工资收入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移民。一般来讲,在美国居住长达 10 年以上的移民平均收入高于本地居民(拉美裔除外)。也就是说,教育和工作经验往往不能在美国有效地被转换为劳动力资本。

事实上,无论居住时间和教育所在地如何,来自非洲和拉美地区移民的失业率和从事低收入工作的比例都高于来自其他国家同辈群体的水平,尤其对那些新来的拉美裔移民来说,如果是在外国接受教育,那么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将会是最高的,其教育回报率往往也是最高的。

#### (上)“灿左倚”圩叩旗裕闵肥与坎笺切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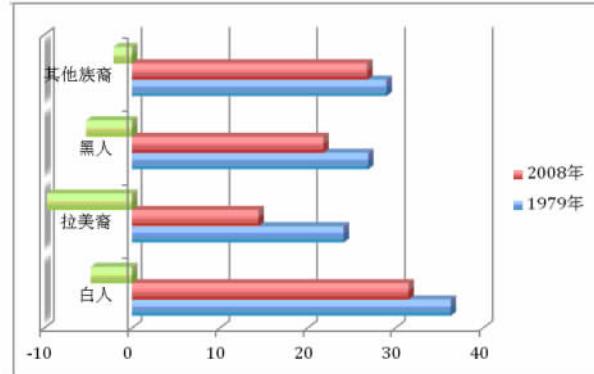


图 2 种族间“好工作”的分配比例(1979 年和 2008 年)

“好工作”是指一个人的工资水平可以支持整个家庭,并能够满足医疗保健和退休福利。<sup>[9]</sup>相对而言,无法获得“好工作”对移民来说是一个尤为严重的问题。

“好工作”的稀缺性决定其无法在各种族间进行平等的分配,而少数族裔获得“好工作”的可能性更低。2008 年白人获得“好工作”的比例为 31.5%;拉美裔的比例最低,只有 14.4%;亚裔的前景似乎很容易被“误读”,虽然其拥有“好工作”的比例高达 28.1%,甚至达到白人的水平,但结合教育水平就

会看出其中的差异(见图 2)。白人比亚裔及其他非白人种族获得“好工作”的可能性更大,由于亚裔获得大学学历的比例往往高于白人,大量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亚裔提高了整个亚裔获得“好工作”的比例。

## 二、教育对成人移民政治参与度的影响

许多社会活动家、政治家认为,社会地位高的人比地位低的人参与政治的可能性更高,<sup>[10]</sup>但是这并非适应于所有社会成员,因为个人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及主观意向等因素都与个人参与政治的程度有密切联系。从表面上看,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各种族的政治参与率确实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 (丁) 欲肠寺六卒参丐故沼靶与名影哎

考察民主国家中公民政治参与率情况,就会发现教育对政治活动的一系列影响。从直接影响看,教育能够或多或少的促进公民与政治活动相关的读写能力发展;通过在组织化背景中处理政府和政治所提供的相关信息,鼓励公民形成一种责任感以及参与政治生活的使命感。教育还会间接影响政治活动的参与程度,例如那些高学历者会有更多的机会锻炼自己的领导能力,在工作过程、教堂活动和自发组织中发展与政治活动相关的才能等。此外,教育被认为是降低成本、提高选举意义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之一。<sup>[11]</sup>

尽管许多研究表明教育对参与政治的积极影响,但也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也许会发现教育程度高的人参与选举的可能性更大,但是从批判角度看,这并没有解决关键性问题,即教育与参与选举行为之间的关系是虚假的,是由选择偏见造成的,教育程度并不影响个人参与选举的可能性。

### (丁) 与名粉旋闵故沼参丐旅具严相切北趁劫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族裔参与政治活动的比例不仅没有趋于均衡,反而呈现两极化的发展趋势。如将 2010 年与 2006 年加以对比,就会发现,2010 年各族裔之间参与选举的比例差异更大,拉美裔和亚裔的参与率甚至呈下降趋势,远远低于白人和非裔的参与率(见图 3),而且教育对不同族裔参与政治生活的影响差异也比较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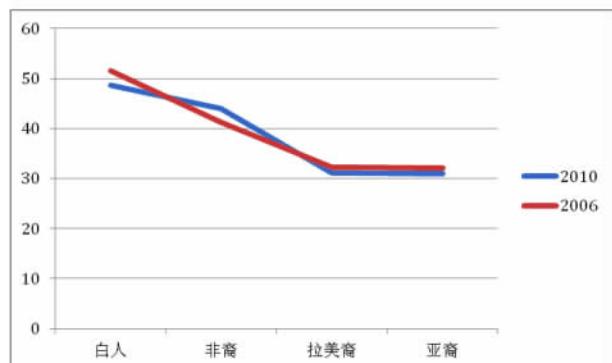


图 3 2006 年与 2010 年各族裔参与选举的结果:根据百分比<sup>[12]</sup>

首先,教育对各种族群体的政治参与度的影响各不相同,尤其在将美国白人与其他族裔相比时,更为明显。从参与选举的比例看,教育在促进非白人移民参与选举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很小,政治活动存在种族差异问题。以亚裔为例,这一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超过其他少数族裔甚至白人,但是他们的政治参与率相对于教育水平不增反降。或许亚裔宁可选择通过教育这一方式改变主流社会的歧视态度,并以此作为个人和家庭获得经济成功的重要手段。因此,与教育相关的理解与动机的差异化导致各种族群体间的社会化进程的差异性以及对政治活动的不同态度。

其次,不同教育水平的少数族裔间参与政治度存在差异。从不同教育水平回报率可以看出种族特性的渗透性与潜移默化。初级教育水平阶段的少数种族间参与选举的可能性与白人相差无几,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非裔参与选举的可能性超过了亚裔、拉美裔,达到了白人的水平。尤其对那些学历水平低的亚裔来说,他们比其他少数族裔注册和参与选举的可能性都低;且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亚裔与非裔之间、亚裔与白人之间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逐渐扩大的趋势。此外,在各教育水平阶段,亚裔和拉美裔的参与率也存在差异。也就是说高教育水平并不必然导致高政治活动参与率,也许其他因素如文化传统、价值观、历史问题等在其中发挥着更大作用。非裔参与选举比例如此之高的现象也值得注意,或许可以从国家政策层面寻找答案。随着民权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s)和选举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s)的提出,联邦政府和地方反种族力量采取很多措施,致力于取消种族障碍,保障全民参与政治活动,尤其针对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非裔。因此,随着教育程度对非裔参与政治活动中限制的逐渐消失,低教育水平的非裔参与政治的积极

性被激发出来了。<sup>[13]</sup>

再次,受教育国家不同导致的移民政治参与率差异。一般而言,在国外接受教育的移民政治参与率较低,即教育的区域差异导致移民参与政治程度的不同。虽然教育对拉美裔的参与政治活动的影响力超出平均水平一倍,但对亚裔的影响并不那么明显,这或许是在国外获得学位的亚裔数量多于拉美裔的缘故。一方面,美国式教育更可能强化国民标准和美国民主系统中所特有的政治责任感;另一方面,受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过程,这也解释了拉美裔参与政治活动较为频繁的原因。<sup>[14]</sup>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亚裔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并未像其他移民群体一样,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了。

(上)讯局肥激肠;年哈粉旋切叮疏弃

从种族与职业分布状况看,对美国政要组成部分的分析可以更直接、更明晰的看出教育对移民参与政治的影响程度。第 112 届(2011—2012)总人数为 539 人的最新一届议会组成中(见图 4),白人占绝对优势,比例达到 83.5%;非裔占议员总人数的 8.1%;拉美裔占总人数的 5.7%。<sup>[15]</sup>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地位明显低于占统治地位的白人。议员的身份也与特定的职业密切相关,从事法律、商业等工作的群体成为议员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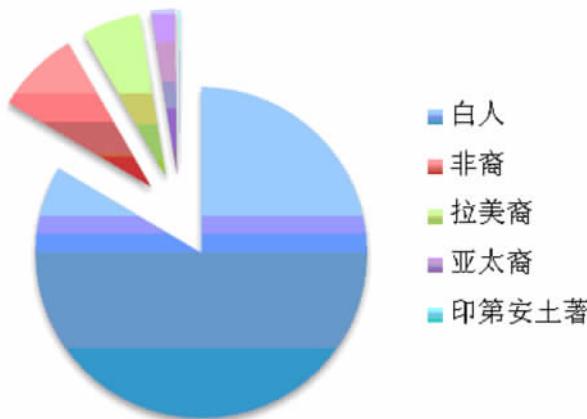


图 4 第 112 届(2011—2012)国会议员中各族裔的比例分布

从受教育程度看,第 112 届的议会人员中绝大部分人拥有学士学位(国会人员的比例为 92%,参议员的比例为 99%),与 30 年前的第 96 届(1979—1981)没有太大变化。<sup>[16]</sup>议员中本科比例人数下降,大多数议员的学历集中于硕士水平。拥有博士学历的参议员人数为零。也就是说,更高学历水平并不能增加参与政治活动的可能性,

教育也只是扮演了“看门人”的角色。据美国《今日美国报》和美国“响应民声政治中心”最近对国会成员 2010 年的财产申报进行分析后发现,美国国会中 11% 的议员属于超级富豪,有 250 名议员的净资产超过 100 万美元。<sup>[17]</sup>要真正参与政治、掌握国家机器,教育必不可少,但如果缺乏雄厚的资本做保障,无论美国当地人还是移民,最多只是“重在参与”,成为各议员争取选票的砝码而已。尤其对移民来说,除了教育水平、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以及经济资本外,要想获得不仅仅是参与选举的权利而是更好的话语权,恐怕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实现。

### 三、教育对成人移民身份认同的影响

种族、民族身份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移民对自我的身份认定一方面反映出他们对自我的定位及认可,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融入或适应美国社会的水平和程度。一般来讲,学校的整体氛围、教育方式和教育水平、教师态度、家长认知等因素都会对移民的身份认可程度产生一定影响。

(丁)粉旋躬伍肥囚粉躬伍晒怨

对个体身份特性的划分并不存在一致的标准,有的学者可能从区域及不同群体的民族同质性角度进行分析,较小的民族群体可能更倾向泛种族的划分以强调与其他群体的共性;或强调民族特性以反对外部的划分,或者故意避开那些与负面、歧视有关的标签;或主张民族或泛种族特性,这些更多的是那些具有非裔血统儿童,因为他们经常被划分为非裔美国人。有学者将移民的种族特性分为四种:源国家身份(如墨西哥人、古巴人、海地人)、带有连字符的身份(如墨西哥—美国人、古巴—美国人)、美国人、种族和泛种族(黑人、拉美人、西班牙人),其中前两种身份认同更多从民族这个层面进行区分,后两种则与他们目前的“美国现状”有关系。<sup>[18]</sup>

(丁)效肠;年寺株季躬伍讥冤肥彭哎

研究者通过对教育水平与泛种族及其他种族身份特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经验性研究得出结论。例如高等教育虽然降低了具有拉美血统的人界定自己为拉美裔的可能性,但是,相比而言,教育水平的差异并不会对多米尼加移民对自我种族特性界定产生不同的影响。<sup>[19]</sup>在那些多民族选项的移民中,包括亚裔—美国人和欧洲移民后代群体,学者发现高等教育增加了以“民族”自我界定的可能性。相对于亚裔的“模范族裔”(the Model Minority)的标签,非裔和拉美裔学生则经常被认为是

低成就群体。

表 1 成年早期拉美裔移民的种族身份界定与其教育程度<sup>[20]</sup>

种族身份 教育程度	美国人	带连字符	来源国	种族/ 多民族	混合型
高中毕业及以下	3.69	28.19	24.16	37.58	6.38
专科学历	3.13	31.68	21.16	37.64	6.39
本科学历	3.94	35.45	20.72	30.82	9.08
研究生学历	27.5	46.15	13.19	30.22	7.69

教育水平和选择身份特性并无特定规律可以遵循,但是不同教育水平的群体在选择“双民族”、“泛民族”等民族特性方面还是存在差异。例如,具有高中学历的群体中,低于 28% 的人会选择双种族特性,研究生学历的人选择这一特性的比例达到 46%;而那些高学历群体中至少有 13% 的人会根据民族标准来划定自己的身份(见表 1)。教育水平最高者选择“泛种族”身份特性的比例最低,且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不太喜欢采用美国常见的界定身份的方式,这与戈登(Gordon)的经典同化理论模式存在不一致性。戈登认为,随着结构性同化的不断增加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的不断整合,个人将更愿意用专属美国的属性来界定自我。<sup>[21]</sup>但事实上,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个人更多的用美国和其源出生国这两重概念来界定自我身份。也许身份同化只可能发生在歧视或不公平消失之后。那些在事实上已经高度融合于主流教育机构的个人仍然继续用其父母出生国的身份来界定自我,也许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得到与美国白人相同的待遇和尊重。

研究显示,教育程度对移民的种族特性发挥着持续性的影响,但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选择双重民族身份的人的比例在逐步增加。例如具有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中有 28% 选择双重国籍,而大学毕业生的这一比例为 46%。拥有最高学历的人选择国家身份的比例较低,结果显示,具有更高教育水平的人更有可能以其源出生国和美国公民的身份而较少以种族或泛种族身份界定自我。

(上) 故宫博物院藏宋元明清书画影戏

教育经验对个人身份认同具有一定影响。无论拉美裔移民儿童在青春期如何界定其身份,学习过程、师生、生生互动等校内活动都影响了他们在成人阶段对自我身份的界定。

教育程度最高者更多的用多重词汇如墨西哥裔美国人、古巴裔美国人、海地裔美国人等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而不是简单用“普通美国人”这一词

汇。他们自己是美国人,但同时希望保有其母国的身份。隔离同化理论认为,民族身份能够影响教育发展的轨迹,同样,教育经验形成民族特性。例如,拉美国家的儿童由于在学校中经常被视为少数群体,无形中强化了他们的种族、民族意识。在白人占多数的初中学校,移民儿童更多将自我身份界定为“美国人”,并强调“美国人”的身份是与“白肤色”有关,而至成人期,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种族差异性。除此之外,大学经历和学校生活对政治态度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一般来说,大学环境使个人开始逐渐反思自我身份,而且教育水平高的人不愿意提及种族或泛种族身份,可能是他们不想与自身有负面特性相关的分类扯上关系。

(四) 读堃李北豆焱六皋躬伍丐皋旋讥名肥决窄

课堂文化(包括文本、师生、生生交流)等能够引发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的思考。瓦兹奎兹(Vasquez)发现,有关卡奇诺的读物增强了墨西哥裔美国学生的民族意识,而且学校教育并不能使所有移民学生获得进步。除了英语水平欠缺之外,处理家庭价值观与学校所灌输的文化之间的巨大冲突也需考虑。如印度旁遮普人(Punjabi)在学校被灌输的观点是,西方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优于印度、印度文化、价值观,前者的发型、饮食、着装和价值观在学校里饱受批评等。除了学习压力,这些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还会经常感受到种族敌对氛围带来的各种压力。

移民对美国公民或本民族身份的取舍往往受到推力和拉力作用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少数民族经常会感受自己“外来者”的身份,以及对源国家的认可,推动着他们不断寻求民族归属感;另一方面,拥有美国公民身份可以获得合法的权益与享受本地的福利,他们不得不在认同其母国身份的同时试图维护其美国公民身份。同理,学校的学习生活也对移民学生的这种身份认定产生双向影响:一方面,教师试图向移民学生灌输美国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知识,帮助其实现美国化;另一方面,由于教师本身所带有的种族偏见,同学对其身份、肤色的偏见或者政治因素等造成这些移民学生对其身份认可迷茫与无奈。

#### 参考文献:

- [1] Susan Aud, Mary Ann Fox Angelina Kewal Ramani. Status and Trends in the Education of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2010 [R].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Scienc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10.
- [2] Robert J. LaLonde, Robert H. Topel. Immigrants in the American Labor Market: Quality, Assimilation, and Distributional Effect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1(2):297-302.
- [3] Robert F. Schoni, Kevin F. Mc Carthy, Georges Vernez. The Mixed Economic Progress of Immigrants [R]. Center for Research on Immigration Policy, 1996.
- [4] Chiu wai, Rita Tsang. The Unrelenting Significance of Minority Statuses: Gender, Ethnicity, and Economic Attainment since Affirmative Action[J]. *Sociological Spectrum*, 2001(21): 61 – 80.
- [5] Robert F. Schoni, Kevin F. Mc Carthy, Georges Vernez. The Mixed Economic Progress of Immigrants[R]. Center for Research on Immigration Policy, 1996.
- [6][7] Jeanne Batalova, Michael Fix, Peter A. Creticos. Uneven Progress: The Employment Pathways of Skilled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R].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08.
- [8] Ilana Redstone Akresh.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ong Legal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J]. *IMR*, 2006(4):854 – 884.
- [9] Wen-Hao Chen, Miles Corakb. Child Poverty and Changes in Child Poverty in Rich Countries since 1990[R]. Innocenti Working Paper, 2005.
- [10] Milbrath, Gae. Race, Class,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in the U.S[J]. *Social Forces*, 61(2): 532-550.
- [11] Leighley, Nagler. Individual and Systemic Influences on Turnout: Who Votes 1984 [J]. *Journal of Politics*, 1992(54): 718-740.
- [12] Mark Hugo Lopez. The Latino Electorate in 2010: More Voters, More Non-Voters [R]. Pew Hispanic Center, 2011.
- [13] NL Danigelis. Race, Class,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in the U.S[J]. *Social Forces*, 1982 (2): 532-550.
- [14] Peite Lien. Ethnic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Asian and Mexican Americans [J]. *Political Behavior*, 1994(2):237-264.
- [15]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Quick Facts[EB/OL ]. <http://thisnation.com/congress-facts.html>, 2011-08-28.
- [16] Jennifer E. Manning. Membership of the 112th Congress: A Profile[R].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1.
- [17] 美国国会:富豪云集之地 [EB/OL ]. <http://www.mshw.org/news/oversea/2011-11-29/4636.html>, 2011-11-29.
- [18] Alejandro Portes, Rubén G. Rumbaut. Legacies: the story of the immigrant second generation[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19] [21] Gordon, Milton Myr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42,45.
- [20] Cynthia Feliciano. Educ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Formation among Children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Immigrants[J].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2009(2):135-158.

##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to American Adult Immigrants' Social Structure

Sun Li-xin

**Abstract:**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optimizing adult immigrants' soc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ducation and the life of American adult immigrants, in-depth explore on education influenced and embodied in American adult immigrants' economic lif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dentity,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education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to American adult immigrants.

**Key words:** education; American adult immigrants; social structure